



比较文学讲演录

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

比较文学讲演录

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比较文学讲演录

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共西安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插页2 字数139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 000册

ISBN7-5613-0005-0/I·06

统一书号：10403·06 定价：1.10元

序

乐黛云

1985年10月14日至29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与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在深圳大学联合举办了为期15天的比较文学讲习班。在此期间，来自全国21个省市的164名学员听取了来自美国、中国内地和香港11位学者的19次学术报告。与此同时，讲习班在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中心的全力支持下，开办了展出1500余本比较文学书籍、杂志的“最新比较文学书展”。这次书展在我国比较文学书籍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成功地普及了比较文学知识，提供了有关比较文学的最新信息，尤其有助于偏僻地区的研究人员和教师。截至学习班结束时，学员复印的资料已超过6万页，继续要求复印的来函络绎不绝。

讲习班以阅读资料为主，辅以理论和信息报告，力图把学员带到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沿。这次参加讲课的有美国比较文学的元老，多年担任美国全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席和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的爱德礼教授(Owen Aldridge)，有美国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杜克大学法国文学系系主任詹姆逊教授(Fredrick Jameson)，有主编台湾大型比较文学丛书，现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的叶维廉教授，还有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负责东亚研究的刘君若教授等。

香港比较文学界对这次讲习班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几位久负盛誉的比较文学学者如香港中文大学的袁鹤翔教授（原英文系主任兼比较文学中心主任）和黄维梁博士；香港大学的黄德伟教授（比较文学中心负责人）等都作了专题讲授。中文大学现任英文系主任兼比较文学中心主任李达三教授因故未能前来，但也专门送来了他的讲稿。国内的比较文学学者乐黛云、胡经之等也都在讲习班上讲了课，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年青教师许子东（华东师大）、陈力川（北大）都是第一次登上比较文学的讲坛，但却以他们崭新的知识结构和敏锐活跃的思考能力受到了广大学员的赞赏与欢迎。

讲习班授课的内容比较全面地涉及了比较文学的各个方面。不仅是对比较文学的历史、范围、定义，及其在中、美、法等国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作了介绍，而且对这一学科的基本内容如主题学、比较诗学、不同文学系统的共同理论架构等问题也都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对于西方文艺理论发展现状及其与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比较集中的讲授；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学对欧美的影响，也是这次讲习班的一个新的课题。

尽管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之处，但这次讲习班在国内外专家和全体学员的支持下，仍然获得了圆满成功。它将作为一次既有广泛群众性又有较高学术水平的重要活动载入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册。

由于陕西师大陈俊民副校长、出版社景存璧同志，特别是该校全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蔡恒教授的支持，这本讲演录终于得以和读者见面了。在这里，我们首先感谢全体教师的辛勤劳动和全体学员的合作，感谢深圳大学招待所和食

堂为讲习班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感谢深圳大学中文系赵元碧、周松龄、郑亦宁、吴晓平、周勤、杨文斌等同志为讲习班交通、书展、复印等工作提供了热情的服务，特别是对于为这次书展慷慨捐助的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中心和中心主任李达三教授，以及当时在中心工作的梁丽娟女士和刘介民同志（辽宁社科院），我们更是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1986年12月

目 录

1	接受理论与比较研究	〔法〕伊夫·谢弗莱尔作 陈力川译
13	文学史的界线	〔美〕奥尔德里奇作 张锦译
28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美〕詹明信作 行远译
51	德国批评的传统	〔美〕詹明信作 行远译
70	法国批评的传统	〔美〕詹明信作 行远译
83	文学理论架构问题的再思考	〔美〕叶维廉作
97	关于诠释学的若干问题	〔美〕叶维廉作
111	从国家文学到世界文学	
	——兼谈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香港〕袁鹤翔
122	西方现代批评理论与中国文学研究	〔香港〕黄维梁
133	春的悦豫和秋的阴沉	〔香港〕黄维梁
164	从书目学入手研究比较文学	〔美〕李达三作 李嘉祐译
189	西方近现代文学观与批评观的确立	〔北京〕陈力川
197	中国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文学影响	〔上海〕许子东

Lecture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dited by The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henzhen University

Contents

Introduction

Theory of Reception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Yev Chevrel*

The Limit of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 *Owen Aldridge*

Realism,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 *Fredrick Jameson*

On the Tradition of Germany Criticism

..... *Fredrick Jameson*

On the Tradition of French Criticism

..... *Fredrick Jameson*

Re-reflection to the Frame of Literary

Theory..... *Wailam Yip*

A Discussion on Hermeneutic..... *Wailam Yip*

Towards the World-Literature from

the National Literature..... *Yuan He-Hsiang*

Western Contemporary Criticism and

the Stud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 *Wei-Lueng Wong*

- Joy of Spring and Sorrow of Autumn
..... *Wei-Lueng Wong*
- About the Bibliograph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John Deeney*
-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Modern
Criticism and Literary Thought
..... *Cheng Lichuang*
- Research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Novel
and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Literature
..... *Xu Zhidong*

接受理论与比较研究

〔法〕伊夫·谢弗莱尔

在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比较文学研究的若干分支中，接受研究特别值得注意。表面上看来，这个问题很简单：如何研究一部作品被接受的方式，即被阅读，解释，领受或拒绝的方式？但实际上，许多事情都取决于我们称之为阅读行为的东西：何为阅读？阅读能否改变一篇作品？同一篇作品是否可以有好几种读法？对于上述问题，一些理论家，其中大部分是德国人，都试图给予解答。我首先想要简单介绍和评论的正是这些答案及一些基本概念；之后我将概述一下比较研究工作提出的要求；最后，我力图说明用比较的观点进行接受研究的目的。

一

当然，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并非接受理论的概貌，有关著作的目录增长速度很快，接受理论主要是德语大学教授的发明，后来英语的研究者，特别是美国人也加入进来。我们之所以要提及这个理论的来源是因为对于缺乏德语语言文化知识的研究者来说，这一来源的许多特征构成了一系列困难：首先不容忽视的障碍就是形成那些理论概念的语言：这不仅

因为德语不具有国际语言的地位，还因为那些读音几乎一样但内涵不同的基本术语（德语：rezeption，英语：reception，法语：réception）所带来的问题；特别是由于接受理论的倡导者所依赖的是我们不太了解的哲学思想和概念，甚至德国的文学批评也有一种我们感到陌生的理论传统和抽象思辨力。

例如耀斯（H.-R. JAUSS）的著作所普及的一些概念。我们可以先后碰到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使用的“期待视野”；从胡塞尔（HUSSERL）那里借来的“视野转变”；取自加达默尔（GADAMER）的“视野融合”，以及向哲学史家汉斯·布鲁门贝尔格（Hans BLUMENBERG）借用的“历史转折点”这些概念。要想很好地了解耀斯的工作，就必须知道他与谁发生关系。除了上面谈到的那些人外，我们还看到阿多诺（ADORNO），本杰明（W. BENJAMIN），哈贝马斯（HABERMAS）的名字，当然不能忘掉黑格尔。……有一点可以确认，耀斯的接受理论与哲学和文学的关系同样密切。

对于同时在东德发展起来的接受研究人们也有类似的想法。要想概述纳乌曼（M. NAUMANN）主编的那部集体著作的主要论点是很困难的，这部12年前出版的著作名叫《社会-文学-读者》。作为本书理论基础的那种整体观点把“文学看作社会想象的试验场”；人们意识到在这类条件下，接受的问题应当得到仔细研究；另方面，重点应放到作品与接受的转换过程中去，并考虑到转换产生的那些真实条件。

人们发现耀斯的观点有一种明显的变化，他越来越对他

称之为美感经验的一种艺术感染力的研究发生兴趣。不过，有几个概念好象值得讨论一下。首先就是“接受”这个词。使用这个词似乎并没有什么困难，值得注意的是它在不久前才被引入法国文学研究的术语。然而在法国文学批评当中，这个词可是由来已久了：高乃依在1637年“致德·孔巴莱夫人”的那封信中谈起《熙德》的演出成功时写道：“熙德这个名字600年后仍然在法国获得了成就。”* 法国对他的接受如此顺利，他绝不会后悔走出了自己的国度。”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术语至少是从1631年开始接触到“接受者”这个词的，法国比较学者保尔·冯·梯格黑姆(Paul Van TIEGHEM)将它同“传播者”一起使用。然而长期以来这套术语是借助其他抽象名词来表示对发生在起点和终点间的事情所做的研究：接待，成功，传播，反响，评论，当然还有今天多有争议的“影响”这个词。德语的“接受”这个词来自法律史，特指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对古罗马法律的采用，它含有承受，吸收的意思。康斯坦次学派向我们推荐的接受这个概念与柏林学派一样，完全没有被动的含义，相反它指的是一种占有行为。“占有”(德文 Aneignung)在东德接受理论的用语中是一个关键词。

耀斯和纳乌曼提出的一些概念的确显示了它们的作用：有助于阐明，确立，甚至推动以往那种以全凭经验的方式进行的研究工作。我仅举几个例子说明这些概念的意义以及可能带来的误解：首先就是“期待视野”这个著名的概念。这

* 熙德(Cid)是生活在公元1000年时的西班牙英雄，高乃依的悲剧《熙德》上演于1637年。

里，有必要提及施苔格尔(M. STEIGER)对表示期待视野的德文Erwartungshorizont这个词的注解：“接受屏幕(受读者的期待与成见限定的屏幕)”。实际上，期待视野首先是指将读者期待于所要阅读的作品的那些东西重新组合而成的投影。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耀斯的论著中，还有一个作品的期待视野的问题，即作品在读者心中要求或引起的美感需要，无论是全新的，还是传统的。这两种期待视野之间的矛盾可以用“审美距离”来表示(ästhetische Distanz)，从恢复同代的读者的期待视野入手有可能接近一个时代的美学原则。可见，期待视野是个核心概念，它构成了耀斯称之为可客观表述的参照系统。我们必须从这个概念出发考察上面提到的其他两个概念，“视野转变”(Horizontwandel)和“历史转折点”(Epochensschwelen)，后者作为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也可直译为“时代的门槛”，它提醒人们注意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刻读者的文学观念可以穿越或排斥以往的界限：很明显，重要的是具体确定这类门槛的存在。

以上我们简要提到的概念取自耀斯的著作，然而还有一个我们在耀斯那里找不到的概念，“接受的条件”(Rezeptionsbedingungen)，对于纳乌曼来说，这个概念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耀斯的这个缺陷很说明问题：它表明耀斯采用的现象学观点使他忽视了接受理论家以外的所有读者。我们知道现象学认为任何物体都没有自在的存在，只有当它成为一个意识的感知对象时它才真正存在。同样，一本书也只有被人阅读时才是存在的。正如瓦雷里所说：“被朗诵的诗才是诗”。这种观点是可以接受的，但它突出了读者的主观性，这在耀斯对拉辛和歌德的悲剧《伊菲革涅亚》的比较研究中

表现得很明显。所以，纳乌曼强调文学研究应搞清接受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首先是指“每一个时期的读者所能接触到的那些文学作品”；其次，是指文学传播过程中产生的那些关系，即在作者创作和读者阅读之间出现的各种因素。（出版社、学校、发行等）。此外，人们还可以参考以色列比较学者伊万·左哈尔(I. EVEN—ZOHAR)和比利时比较学者朗贝尔(J. LAMBERT)的提议来进一步确定那些接受的先决条件，他们的提议涉及一种文学系统的描述，这个系统分三个层次：创作-传统-引进。

接受理论参考一些实践方法形成了一套概念，其中大部分已为比较学者们所熟知，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地运用这一理论可以产生丰富的成果。但也有一些概念一用就出问题，我举三个例子。康斯坦次学派的另一人物伊泽(W. ISEK)在隐形读者(不确指的读者，德文：impliziter Leser)这个概念上建立了一套理论。人们不禁要问隐形读者究竟指的是什么人呢？反正不象是真正的读者——那个读书的人。这里，我们又碰到了上面提及的现象学观点。难道当比较学者研究接受问题的时候就可以不关心真正的读者，拿一个常用的术语来说，那些有明显特征的读者吗？第二个成问题的概念是“古典主义”或“古典作品”，主要见于耀斯的论著；虽然耀斯批评了加达默尔提出的狭义的非历史的古典主义概念，但他自己也被关闭在用古典性和现代性表示两个几乎超越时间的极端这样一种图解当中，好象一切作品都游移于这两极之间(他对拉辛和歌德的《伊菲革涅亚》的研究就是证明)。耀斯提出的最后一个概念是“艺术的解脱作用”，大部分现代美学理论都与这一假说有关，这里耀斯使用这个概念的危

险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由于对这种作用缺乏明确的认识，因此不免有滥用的情况。

作为第一部分的结论——关于接受理论的批评分析——人们会问我对以上三个概念所持的保留意见是否源于一种更基本的批评，面对耀斯和伊泽所依据的全部作品提出这种批评是比较学者的责任：这些作品的数量不多，而且主要是一些模仿和讽刺之作，根据这些作品，我们比较容易阐明破格现象和读者的活动。耀斯作为一个法国文学专家偏爱《列那狐传奇》，《拉摩的侄儿》，《包法利夫人》。而伊泽作为一个英国文学专家则对《汤姆·琼斯》和《尤利西斯》特别感兴趣。这些名著的价值及意义是不成问题的，他们的选择可能为建立一个总体理论开辟一个极其重要的方向。

二

比较学者并非要自负地提出一套统一的接受理论或总体理论。但他们应当指出进行接受比较研究的一些要求。

第一个预料之中的要求就是两种文化的接触。避开各种争论和断言，这种接触的确是构成比较研究方法的基本因素。读者对一部外来作品的接受方式与对一部内生作品（朗贝尔的术语，指本国作品）的接受方式不同。阅读一部外来作品几乎总要将读者的全部学识都动员起来，或集中起来，构成一种判断体系，而人们面对一部将读者与作者包括在同一种文化传统之中的作品（哪怕这部作品的读者与作者之间存有一种文化断裂）所做的是另一种反应。我的这个说法与《文学理论》的著者韦勒克和沃伦的观点相左，他们认为法

国和18世纪的英国在研究莎士比亚在方法上没什么区别：实际上，双方使用的材料类型大部分相同（都是考察莎剧上演的次数，观众人数，戏剧介绍和评论引文及各种明确的或暗含的参照等等）。然而，比较研究除了包括这部分资料之外（翻译，改编也在内），还必须指出从各方面来看，期待视野与审美原则在英法两国各有各的发展。对一部外来作品的接受研究可以使更好地阐明那些审美原则，它们通常潜移默化地进入了人的内心，成为一种真实的思想观念的组成部分。这方面有个趣闻很说明问题。几年前，有个叫贝特朗·普瓦罗—德尔佩什（Bertrand POIROT—DELPECH）的法国文学批评家在一篇讨论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作品翻译的文章中责备译者将詹姆斯与普鲁斯特相比，他说法国人总想把一个外国作家放到一个法国模式中的做法是很可笑的。他批评得很对，但他又补充了一句自相矛盾的话：再说亨利·詹姆斯使我们想到的也不是普鲁斯特，而是巴尔扎克啊！这里普瓦罗—德尔佩什犯了他刚刚谴责过的那个错误。这个例子显示出一种思想观念的力量，它表现在那些谈论外国文学的人身上。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比较文学这门学科诞生以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资料中吸取一些教训，研究对外来作品的评论方式以及译作的前言后记：这类文字要求我们去破译，因为它体现了精神构造的内在作用。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一涉及到外来作品，文学批评总是显得比较保守。

第二个要求就是需要具备历史眼光。在比较学者所习惯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工作方式中都贯穿着这种历史感。这个要求表明比较学者在接受研究中很难迁就一种纯现象学的观

点。如果对于现象学家来说,作品只能因阅读而存在,那么对作品的视角就不应当只是批评家一己的。比较研究不见得要用两个作家划平行线。

第二个要求导致了第三个要求,比较学者关心的那些读者首先是活生生的人,一批现在或曾经存在着的公众,接受研究就是要确定他们的存在。这当然涉及到文学社会学。比较学者调查读者的身分,他们的社会属性,对本国文学传统的依赖,以及他们的代表性;读者不是从作品中抽象出来的,而是那个面对作品的人。但如何才能接触到那些读者呢?德国的接受理论家们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好象这个问题与他们无关,但有时柏林学派的研究者们例外,另一方面,应当避免把接受研究简单归结为阅读问题,尤其不能归结为一种狭义的占有行为:一本书或许首先是一个以某种开本,带着某种介绍传播的东西,同时也是一个除了美学价值还有商业价值的消费品,其声誉同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绍者以及丛书有关……我们很难估价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这些作品之外的东西虽不等于作品,但又是作品不可缺少的媒介。例如搞接受研究就不能无视19世纪英国小说三卷本的惯例,也不能不注意到法国有关东方风物的译作上贴有一个“奇邦异国”的标签。如研究视听作品,戏剧,歌剧,电影等还必须提出其他问题:一部戏剧作品的接受研究尤其不能脱离这出剧的观众。然而,接受理论似乎不了解这类问题的特殊性,耀斯对拉辛和歌德的《伊菲革涅亚》的分析就犯了脱离观众、主观主义的毛病。

以上提及的几点要求显然不能将接受研究领域的潜在问题和对于接受理论的各种批评全部包括在内。这些要求表露